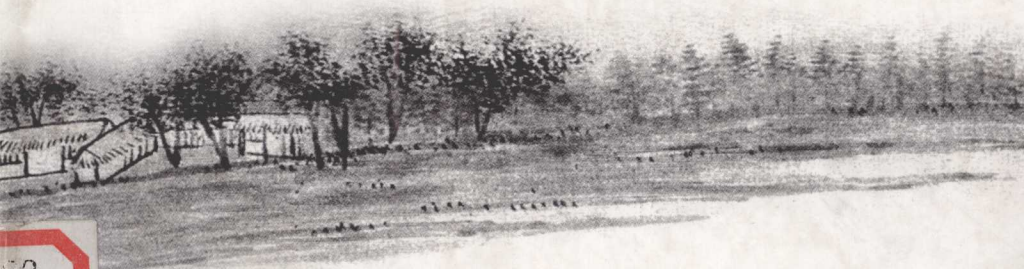


S h a n s h u i S h i c i L u n g a o

山水诗词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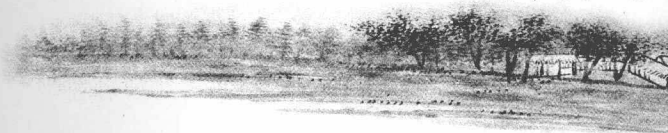
◎高人雄／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07.22
342

山水诗词论稿

◎高人雄／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水诗词论稿/ 高人雄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5

ISBN 7—5325—4062—6

I. 山... II. 高... III. 山水诗—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4161 号

山水诗词论稿

高人雄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先锋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75,000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

ISBN 7—5325—4062—6

I·1788 定价:16.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林家英

2005 年新春伊始,高人雄副教授继 2004 年出版《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专著后,又将多年来撰写的有关古代文学的论文整理结集,拟将出版。诚可喜也。

高人雄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兰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为隋唐五代文学。1994 年毕业后,执教于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其所讲授课程、承担科研课题,并不限于隋唐五代文学。出于提高教学质量、锻炼科研能力的自觉,她惜时读书,勤于思考,常将心得体会撰写成文。收入“论集”中的文章,以古代诗词研究为主,围绕山水诗的形成、发展,作出历史考察。上溯《诗经》《楚辞》、魏晋诗文,下窥唐五代山水诗词及金、元、清初的山水写景之作,勾勒发展演变的轨迹,评析有关作家独特的风格特色。其对李珣、董解元、萨都刺、纳兰性德等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发掘他们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对文学史发展的影响,更具深远的现实意义。

古代作家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中,其创作总与当时政局变化、社会思潮以及个人生活环境、人生遭遇和文学修养紧密相关,互相作用。以诗词而论,诗人们由经验观感之所得而发抒于作品中者,艺术表现手法虽变化无方,但都或多或少地与当时的社会

有联系,从某些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精神面貌。如汉末《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正始阮籍《咏怀》中“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等,对人生的忧伤咏叹,总与世事沧桑、倏忽万变令人觉得难以捉摸的苦闷紧密相关。因此,由知人论世而知其诗,无疑是把握作品内涵蕴意、风格成因、艺术价值的重要环节之一。“论集”中《西晋诗歌的现实意义》一文,对西晋诗坛的不同走向作了分析,联系当时现实政治、作家命运、审美思潮的变化等因素,对陆机等入偏重形式美的倾向、左思《咏史》寄意的深心、刘琨的慷慨悲歌、郭璞的游仙玄想均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萨都刺诗歌艺术剖析》一文,从元代宗唐抑宋文学思潮的影响,追寻其崇尚李(白)杜(甫)兼学中晚唐诗人之长,形成豪放奇崛、清新俊逸相融的风格,“使元诗弃宋宗唐后,显示出新的活力”。《纳兰的边塞词与写景咏物吊古词》一文,从作者的特殊身份、经历着眼,探研其词作成就词风成因。作为清初八旗子弟的纳兰性德,不但不拒绝中原文化,而且主动学习、吸收中原文化,倾心研究汉文学,广泛结交江南名士,切磋文史,摩挲书画,积累了深厚的学识根基和精湛的文艺修养,方能自如遨游诗海,探珠拾贝。其扈从康熙巡塞北、游江南的独特经历,对“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的地域风情,有身临其境的鲜活感受,以灵心妙笔出之,其边塞词恢宏壮阔、苍凉沉郁的意境,江南词明朗轻快、旖旎动人的韵致,正是他既能感之又能动之的审美体验的艺术结晶。纳兰的成就,体现了清初满汉民族文化磨合交融绽放的文学奇葩。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传统文献学的有关知识和现代图书情报学的信息并重,是入门的向导,应予以充分重视。而对作品本身美学价值的鉴赏、了解则是归宿。著名文艺学家钱谷融先生称:“鉴赏包括感受、理解和评判。其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感受。感受是鉴赏的基础……不从感受出发的理解和评判,也不是艺术鉴赏。我们的有些评论文章,所以写得干巴巴的一点不吸引人,往往

就是由于作者对他所评论的作品,并无真切的感受,就匆匆忙忙地以一种纯理智的态度去分析它的意义,判定它的价值了,不知道对艺术作品是不能离开心灵的感受,而只用头脑去思考的。没有心灵的参与,缺乏具体而真切的感受,这样写出的文章,不会有什么情采,读起来自然就淡乎寡味了。”(引自林家英《诗海拾贝续集·序》)钱先生的讲课和专著,如《〈雷雨〉人物谈》、《文学的魅力》等,无不包含着亲切的诗意感受,娓娓道来,无疑是其鉴赏理论的实践。笔者曾在复旦大学听刘大杰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读其《中国文学发展史》,往往被其才思横溢和文采斐然的诗意感受所陶醉,进而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思想与艺术特征的流变。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历史、哲理的思考总与美妙的诗意感受水乳交融,如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分析,宛如优美的散文诗,读来如饮醇醪,口齿留香。前辈学者的学术风采,说明文学研究与批评在重视审美价值、在开阔与深入的诗意阐释中,具有说不尽的个性与色彩。作为后学者的我辈,高人雄“论集”对诗词的研究,大都注意立足文本,在对作品审美价值的评析中,有一定的艺术感受蕴含于字里行间。如对《花间词人李珣词风辨析》一文,在解读李词的同时,参以比较的方法,对花间其他词人如温庭筠、韦庄词加以解读、对比,从题材、主题、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辨析它们之间某些相似之处,却又各具面目的风格特色,从而使李词清疏的词风更具鲜明性,其在花间词中自立一派而介乎温、韦之间的独创性也更有说服力。当然,文学鉴赏的境界也有高下悬殊的不同层次。著名学界耆宿缪钺先生指出:“赏析古人诗词名篇,其事似易而实难。若顺文讲解,敷衍成篇,似亦非难事。但是能在赏析一篇名作时,探索作者之深心,阐释艺术之高境,比量类似之篇什,追寻演变之轨迹,因小见大,由显推隐,读者将能获得举一反三、启示感受之效益,则撰稿者必须具有深厚之修养,独到之创见,始克臻此,非率尔操觚,勉强应命者之所能为役也。”(引自林家英《诗海拾贝集·序》)缪老学通文史,擅长倚声,深知创作之甘苦,鉴

赏之不易，所论中的，语重心长。重温缪老教诲，高人雄当有感于心，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高人雄在求学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她出生于浙江杭州，少年时代在西子湖畔度过，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农垦于甘肃河西走廊，江南秀美温润的青山绿水，塞上苍莽壮阔的大漠雄关，不同环境的文化底蕴滋养她亦刚亦柔的性格。成家之后，力求上进，经历了工作求学的几番曲折，故而格外珍惜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在兰大期间，虚心求教，勤奋努力，和我结下了真诚的师生情谊。从教以来，忠诚敬业，不辍读书、写作，比起时下某些视潜心读书为畏途，以空谈怪论哗众取宠的现象，高人雄的学风是端正的，其点滴收获是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出来的。所以，当她携来“论稿”嘱为之序时，我虽平日怯于为人作序，眼下正忙于其他工作，对其嘱咐却实难推辞，只于粗粗泛览后略书拉杂的感想而已。

人生有限，学无止境。科学研究是一种严肃、艰巨的工作，绝无捷径可走，必须锲而不舍，多读多思，择善而从，长期磨砺，积累文、史、哲等多方面的知识、理论、修养，始能不断进步，攀登高境。这是笔者的自省，也是对高人雄的殷切期待。

2005年3月1日

目 录

序	林家英 1
从《诗经》、《楚辞》、汉赋窥看山水诗孕育形成的轨迹	1
从《楚辞》看屈原的婚恋思想	7
魏晋文的自觉与山水田园诗的产生	18
西晋诗歌的现实意义辨析	26
儒道释思想与唐代山水田园诗	48
唐诗情景交融的艺术分析	61
王维三教合一思想探析	71
总向红笺写情怀——女诗人薛涛	82
花间词人李珣词风辨析	91
诸宫调与《董西厢》	111
北方民族文化对北曲的影响	120
萨都刺诗歌艺术剖析	132
萨都刺的记游写景诗作评析	149
纳兰的边塞词与写景咏物吊古词	163
纳兰词的“浅”与“未染汉习”之议	173
先秦诸子散文的寒士意识	178
《昭明文选》评析	183
中唐散文大家李翱	189
河西古道话农桑	195
山水自古多感发(代跋)	207

从《诗经》、《楚辞》、汉赋窥看 山水诗孕育形成的轨迹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很早就有山水景物的描写,而山水诗的产生却晚在南北朝的晋宋之际,约公元五世纪时,经过千余年漫长的孕育过程才脱颖而出。我们通过《诗经》、《楚辞》、汉赋可窥到它们孕育形成的发展轨迹。山水描写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诸时期的发展,积累了摹山范水的丰富经验,为魏晋以后的游仙诗、招隐诗中较集中的山水描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在《诗经》中,有关山水的描写已很普遍,如《小雅·采薇》末章的写景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诗写戍边战士生活,以回忆的方式追述戍边生活之苦及乡思之情切,感情真实动人。清人方玉润说:“此诗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实景,感时伤事,别有深情,非可言喻。”(《诗经原始》)诗人出征时正值春风杨柳的美好时刻,却被离别割断了那些美好的东西,在归途中感慨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和眼前那迷漫的风雪相应,写出了凄凉悲哀的心境。《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蕢兮。……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郑国风俗,每年三月上巳人们要到溱水和洧水边去“招魂续魄,祓除不祥”^①,这一天也是男

^① 《太平御览》引《韩诗章句》。

女欢聚玩乐的好日子。此诗正是男女相约前往溱洧二水汇合处游乐的情歌。两河清澈的水浩浩奔腾,激荡着男女主人公喜悦动荡的情怀。《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树婀娜,桃花灿烂,给人以美感,引起人们对生命的喜悦。《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以绿竹之美起兴,歌唱卫武公之“质美德盛”^①。《诗经》已有诸多优美的山水描写,为以后的山水诗产生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养分。但是这些山水景物的描写,在诗篇中显然还只是居于次要的地位,它们或是诗人抒发情志的陪衬,或是作为劳动生活的背景,或是为了烘托渲染气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比兴的媒介。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前后三章均以蒹葭起兴,彼岸蒹葭茂盛,而诗人思念彼岸的友人,可望不可即。《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这是一首宴享朋友故旧的诗,描写的景物也是作为比兴的媒介。民歌作者对于山水景物的鉴赏意识,往往限于山水景物的个别形状,由于山水景物中某种美丽的形象,可喜的状态,引起某种联想,或暗含喻意,或渲染气氛,用以衬托、协助主题的表现。在描写时多为摹拟形状,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南风烈烈,飘风发发”(《小雅·蓼莪》);“扬之水,白石凿凿”(《唐风·扬之水》)等等,均是以眼见耳闻捕捉的山姿水态与声响,没有表现对山水整体美的感受。总之,在《诗经》时代,山水景物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还没有以描写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的诗篇,这些山水描写还不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

到了《楚辞》,山水描写有了发展。《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创造的具有独特风格的诗歌形式,是吸取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

^① 陈奂《传疏》:“诗以绿竹之美盛,喻武公之德盛。”

在楚地民歌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屈原的诗歌构思奇伟，善于运用想象和联想，把丰富的神话传说融于诗中。如《离骚》、《天问》、《九歌》、《招魂》中的神话色彩，宗教气氛，奇谲想象，夸饰的描写，纷总离合，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山水景物的描写，有的直接是神话中的景物，有的是想象和联想中的景物。试看《离骚》中的一段：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驰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诗人想象乘上龙驾的车，骑上五彩斑斓的凤鸟，等待风来就飞上天去，向帝舜陈辞。早晨从苍梧（舜葬的地方）出发，傍晚时到达县圃（神话中的山名，在昆仑山上），时间过得太快，天色将暮，又命令日神羲和（太阳的赶车人）停鞭慢行，望着崦嵫（神话中的山名，太阳落下去的地方）而不要走近。饮马于咸池，系马于扶桑（咸池，神话中的地名，太阳出来洗澡的地方。扶桑，神话中的地名，太阳从它下面出来。《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折若木（神话中的树名）拭拂太阳，然后又写月神为先驱，风神随后，乘凤凰日夜兼程……诗人在神话世界驰骋，日月风雷任他驱遣。由于《离骚》是激情强烈的抒情诗，诗人满腹的冤屈和悲愤无处申辩，只能到幻想的天国去陈述。笔墨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种种景物描写常常不是客观现实所存在的，而是诗人主观想象中的产物，是从强烈的抒情气氛中酝酿出来的。

《楚辞》中山水景物描写已趋于细腻。试看《山鬼》中的部分描

写：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山鬼登上山巅远眺，只见云气流动，山林深远，虽是白昼也显得那么幽暗，山间云气变幻无常，忽然山风吹起，天下起雨来。通过景物的描写渲染主人公等待情人的焦急心情。这时雷声大作，风雨交加，天也渐渐黑了：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在雷声雨声之中，山鬼更加思念她的情人，陷入重重忧愁中。自然环境的描写与山鬼的心理呼应，描写较细腻周详，表明诗人对山水自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在诗中，山水描写仍处于从属地位，山水还不是主要的咏歌对象。

到汉赋，山水景物的描写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汉武帝到建安之前，通常称之为辞赋时代。就文学而言有两大倾向：一是以司马迁、刘安为代表的倾向规模宏大的著作，吞前人一切知识成就而给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另一是倾向宏丽的体制，漫诞的叙述，过度的描状，以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为代表。这些特征集中体现在汉赋方面。到了汉赋，山水景物描写占有更大的分量，甚至出现全篇写景之作。由此迹象，可见到山水描写开始从陪衬、附属的宾位，逐渐转向主位的趋势，表现了作者对山水的体认。他们对景物的刻意描写，也为后世诗人摹山范水的技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然辞赋不是纯粹的诗，而我们却可从中探出一些山水诗孕育形成的发展轨迹。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描写天子林苑：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鄠、潏、滹，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于是乎蛟龙赤螭，魍魎渐离，鰐鰔鰓魖，禺禺魼魍，捷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欢声，万物众伙，明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黄软，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滂汗，聚积乎其中……

夸张的笔法，绚丽的辞采，对天子游猎的林苑山水大张铺衍，细密描摹，见出辞赋家们已具有了赏爱和表现自然山水美的能力。从

汉赋中对天子林苑景物的极度夸饰,对都会山势地域的大笔叙状,也表现了对天子拥有的权势财物的赞叹,对帝国统一和繁荣境况的自豪。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统一,文人学士不像春秋战国时能游仕列国,有较多的出路,而容易面临不得志的悲哀,在遇到仕途坎坷时,容易转向内心的自我。此时所见的山水,不是天子帝国的象征,而是与个人情志、身心的幸福相联,欣赏山水便成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手段了。汉赋与楚辞相比,都有作为避世隐居的观念,同是政治挫折的结果。在楚辞中表现为不忘君王、国家,常感离世之悲,而汉赋中关怀的是个人的生死进退,觉隐居之乐。两汉之交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一些士大夫退隐山林,终日优游于自然山水之中,于是山水景物也就更多地反映到其作品之中。如崔篆因看不惯王莽时代的黑暗,告病辞归不仕,在其《慰志赋》中表示了远离世俗,隐居山林的情志。与自然为伍,不仅可以优游终日,还可以全身保命以终老。冯衍自觉对汉光武帝有功,却不幸见怨受黜,以致因事获罪赦归故里。他在《显志赋》中表露出由于个性耿介,生不逢时,仕不得志,才类似屈原“浮河溯水”离世而去。但汉赋作家已不像屈原那样受人格局限,汉代道家逍遥自适的思想已较显著,个人的自我意识已渐觉醒,在世道衰微中关怀个人的处境,体认到了个人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汉赋中以赞美隐居生活为主题的作品,肯定隐居山林与个人身心幸福直接关联。观之东汉张衡《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鸕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娱情……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知!”仲春季节,时和气清,草木繁茂,鲜花点缀其间,何许生机勃勃。鸟儿翻飞,百啭千啼,又是何等自由自在。此中优哉游哉,真是赏心悦目,其乐何如!自然的美好与官场的黑暗险恶鲜明对照,抒发了作者回归田园的情志。这是现存最早的描写田园山水、隐逸之乐的作品,对后代多写隐逸情趣的山水田园诗产生了深刻影响。

山水描写的慢慢孕育,到东汉末建安年间,终于产生了中国诗

史上最早的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曹操《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人登山观海，驰骋想象，以沧海为中心描绘了大海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壮伟景象，更意味它的孕大含深、动荡不安，暗合自己的性格，寄托了自己政治上的远大抱负和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因而千古流唱不衰。此后，山水诗又经由游仙诗、招隐诗、玄言诗的孕育，到晋室南渡之后，终于大量产生，且在中国诗歌史上出现了陶渊明、谢灵运两位伟大的田园山水诗人。

从《楚辞》看屈原的婚恋思想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他以全身的热血情感写下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传世杰作，不仅光照后代且远播世界。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爱国诗人，推行美政、振兴祖国是他的政治理想，不断完善自我品格修养是他的人生追求。为了追求理想他矢志不移，最后，绝望至极而自投汨罗江。

屈原具有浓烈的情感、炽热的爱心。其代表作《离骚》以比喻和象征的手法反复吟咏对祖国、人民的爱，其中的怨怼、愤懑和对结党营私的小人的憎恶，也是来自对国家对人民的深爱。其《涉江》、《悲回风》等皆是抒发对祖国的眷恋与深情，及由此产生的深痛巨哀。屈原的是非情感极其强烈鲜明，在《离骚》、《天问》、《九章》等篇章中构成了强烈的抒情色彩。除以上直接抒写自我理想、遭际和悲慨的作品外，屈原还作有《九歌》——祭神之歌。《九歌》是屈原在当时楚地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改编而成，既有原始歌舞的雏形又有作者自我情感的渗入，因而也具悲哀失落之情怀。诗歌体现诗人的情志，屈原诗歌的情调是相通。屈原情感丰富，爱心强烈，在这些爱心之中，有否爱情之心呢？笔者以为是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爱情是爱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亦不例外。屈原诗中虽无直接陈述自我爱情的篇章，但他对爱情的某些态度、愿望，在其诸多诗篇中颇有体现。在屈原浓烈的情感、炽热的爱心

中,也有一分爱情之心。

追求完美的恋爱偶像

屈原心目中恋爱的偶像:外貌俊丽,品格修美,而且还要门第高贵。他求美——寻找恋人,似乎这是先决条件。

在《离骚》中,诗人以象喻手法,以“求女”喻求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从而虚构了一段自己苦苦求女的历程。虽属虚构中的情节,但也同样体现了作者的情感意向。诗人求女,在心目中首先着眼于“高丘”(高丘,閼风山,神话中的山名)之女,然而“哀高丘之无女”,转而觉得“相下女之可贻”。这里的下女是指宓妃、简狄及有虞的二姚。宓妃,相传是伏羲氏的女儿,溺死洛水,后来成为洛水女神。简狄是有娥氏的女儿,后来嫁给帝喾,生下契,是商的祖先。二姚是有虞氏的两个女儿,有虞是夏的一个部落,舜的后代,姓姚。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寒浞使浇杀了夏后相,相的儿子少康逃到有虞,有虞的君长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后来少康灭了寒浞和浇,恢复了夏的政权。宓妃、简狄及有虞的二姚都是帝后之女,也是传说中有名的美女。

宓妃的确很美丽,她仗恃自己的美貌,态度傲慢,整日恣意玩乐,生活放荡。蹇修去通情后,她的态度又变化不定。诗人只能慨叹“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离骚》)。宓妃有高贵的身份,漂亮的外表,但是缺乏品格修检,情志又不专一,诗人十分遗憾,不得不改求其他。诗人在人间找不到理想的美女,于是在遍游天空之后,又下到人间,看到高耸的瑶台上,有一位有娥氏的美丽姑娘,名叫简狄。但是请得鸩鸟做媒却不给他成就好事,想再托雄鸩去通情,雄鸩又是个轻佻巧利、华而不实、不可信任的人。想亲往求亲,又于礼度不合,况且凤凰又接受了高辛的礼品答应为高辛氏去向简狄通情。诗人对简狄有意,但有意人儿却求亲无门。诗人并不执著于一人,徘徊之后又决定去求有虞之二姚,可是又恐没有得力的媒人,“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美女难求,楚怀王

又昏庸不悟，诗人更加悲哀。

在《离骚》中“求女”喻求心同道合的人，在虚构的求爱历程中，诗人于不经意中描绘了自己的求女情景，也正是从不经意中流露了他求女的标准。他着眼的女子都是帝后之女，都是颇有名气的美人。“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是古帝高阳氏即颛顼的后代子孙。相传楚是颛顼的后代，春秋时楚武王熊通封他的儿子瑕于屈邑，子孙因而以屈为氏。屈原想象中的求婚之女，也都是门当户对的帝后之女。当时，诸侯之女嫁诸侯的这种礼俗根深蒂固，屈原也循守无疑。

在婚姻观上他是礼法的循守者。求宓妃“令蹇修为理”（理，媒意，见《广雅·释言》）。求简狄“令鸩为媒”，且在媒人不得力时也不敢亲往，惟恐违反了礼度。求有虞之二姚，在担心“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的情况下，只能沮丧而无奈。礼法要求求婚须通过媒人导言，媒人导言还需有礼品。向宓妃求婚时“解佩纕以结言”（以上均引自《离骚》），解下佩带作为礼品赠给宓妃请求与她定约。求婚要有聘礼，在屈原想象的求婚情节中，他的行为也是不偏不倚，符合礼度的。

屈原所求之宓妃、“有娥之佚女”、二姚（有虞氏的二女，后为夏后少康之妻）皆是美人。女子的形容美好也是他请媒人通情的先决条件。

欣赏任情泼辣而情深的女子

屈原心目中的可爱女性，并不是那种苍白斯文、符合后代封建礼教规范的女子。屈原心目中的可爱女性是活生生的人，有强烈欲望，浓烈情感，有喜有怒，个性鲜明的女子。这在其诗《九歌》诸篇中有明显的体现。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王逸《楚词章句》），无疑，《九歌》是屈原为楚